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四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食貨志第四下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

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

重一斤錢圜函方孟康曰外圜而內孔方也輕重以銖師古曰言

貨為名錢則以銖為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

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如淳曰

泉布於布如淳曰布於民間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太公退又行之

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

隆按此卷專敘貨。盧舜治曰漢之五銖最為中正。可世世守之。而無弊者也。馴至于王莽變成法。復古制。既興大錢。又興小錢。既行。王又行龜。既行。貝又行布。既開。賒貸又設。互均。既稅。三天。又幹。酒酤。是擾天下。於沸。羨亂。繩之。域也。故志終之。曰世祖復五銖。錢與天下更。

始班氏之源委見矣

茅坤曰平準亦即耿壽昌常平之意

有賢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蓄賈謂賈人之多蓄積者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李奇曰然委積也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臧也。師古曰言富人多臧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糴之重之時官為散也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繼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

李奇曰縱落也孟康曰六斛四斗為鍾縱錢貫也管子曰凶歲糴釜十縱師古曰孟說是也縱音居兩反

隆按單穆公一段本國語全文而稍損之

奉耘。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澹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賈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

行其資輕者行其賤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

遠志是離民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

澇也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潢澇停水也潢音黃澇音一胡反竭亾日矣王其

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

農澹不足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百姓蒙利焉秦并天下幣為

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

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而錢為下也

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文曰半兩重如其

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

隆按漢興以下一段錯用平準書文

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

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

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李奇曰稽貯滯

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資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

言以其贏餘之財蓄積羣貨使物稽滯在已故市價甚騰賈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也不當

重累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

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師古曰欲令務農孝

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

亦不得官為吏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

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恣其私鑄

胡纘宗曰漢文承高惠之後思以富民而使民放鑄其漸也吳王富埒天下鄧通財擬王侯而先王之法廢矣

夫山澤之利不以封貨財之權不可假雖大為之防民猶踰之而可恣其私鑄乎此班氏所以有取于賈生私鑄之疏也

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

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

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殺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

無利也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殺音交而殺之甚厚故令人

輕犯之姦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

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各隱

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

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

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

積多也阱音才性反曩禁鑄錢必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

下報論之也張晏曰必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後同今公鑄錢

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

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

之若干枚今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

當順所求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而與之矣

贊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

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稱音尺孕反

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

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

王維楨曰先設兩端以難之而後開以除禍致福之說

隆按不得其術
應上苟非其實
句

曰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多也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善人休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忽也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

挾銅積。呂御輕重。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錢輕則呂術斂之。重則呂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呂作兵器。呂假賢臣。多少有制。用別賢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鋌鑄金人十二是也呂臨萬貨。呂調盈虛。呂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饒溢也奇音居宜反羨音弋戰反。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制吾棄財。呂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師古曰末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競也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呂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後卒叛逆。鄧通大

隆按敘武帝時
事悉本平準書
原文總之不外
耗財與利兩端

隆按此上歷敘
武帝征伐四夷
抗敵百姓以著
其耗財之始

又按先虛提入
物補官六句以
為興利起案下
文一一皆應

隆按此敘衛青
歲擊匈奴築朔
方通西南道耗
財又按此敘募民
入粟興利

夫也。呂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

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

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

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呂廣巴蜀。巴蜀之民

罷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

開通之也。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

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師古曰共

猶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師古曰齎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

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抗敵以巧法。師古曰抗訛也謂

詐以避法也。財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補官。出貨者

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用。法嚴令

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師古曰謂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屬也其後衛

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

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率十餘鍾

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散幣於邛犍。呂輯之。應劭曰邛

屬犍為。晉灼曰犍音蒲。賊反。師古曰本西南夷兩種也。邛今邛州也。犍今犍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

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呂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

租賦不足以更之。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韋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更

償也。雖盡租賦不足。更音庚。廼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

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官而受粟錢於都內。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京師

六

隆按此敘置滄海郡築衛朔方耗財

隆按此敘衛青入擊匈奴耗財

隆按此上應入物補官出負除罪俱與利事

主臧者也百官公卿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也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

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又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古師

日既築其城又守衛之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

鉅萬府庫竝虛廼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

增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

舊為郎更增秩也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

十餘萬眾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

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

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

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有司請令民得

言常用之錢及諸賦稅並竭盡也

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

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

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

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

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

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

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

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

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

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

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

隆按此上應武力進用選舉陵夷俱與利事

比於五大夫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

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巨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

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師古曰

耗亂也

隆按志食貨而備載張湯革之慘刻蓋以與刑之臣必先嚴刑而湯革之慘刻不志于刑法志于食貨正原其用刑之由爾隆按此段應法嚴令具

隆按此敘驃騎再出擊胡耗財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敗誹窮治之也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師古曰蹤跡顯見也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師古曰一兩一乘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

隆按此敘河決耗財

隆按此敘穿渠耗財

隆按此敘養馬納降耗財

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穿汾河渠以為漑田鄭當時為渭漕回遠師古曰回曲繞也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而朔方亦穿漑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師古曰調謂選也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以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

隆按此救振貧
徙民耗財

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

相救。迺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

十餘萬口。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

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衣食皆印給

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

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帶財役貧。孟康曰帶停

音轉轂百數。李奇曰轂車也廢居居邑。服虔曰居穀於邑也

中以待賢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封君

皆氏首印給焉。師古曰封君受封邑者謂公王及列

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冶鑄

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氏丁奚反

隆按議更造錢幣句是綱是時以下是目此興利事

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

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而推浮淫并兼之

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

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

即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民亦盜鑄不可勝

數。錢益多而輕。臣瓚曰輕物益少而賢。如淳曰民但

物故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

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今半

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為半而姦或盜摩錢質

而取銖。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為質民盜摩

漫面而取其銖以更換作錢也臣瓚曰許慎

應其

盧渾治曰漢皮幣以白鹿皮為之存毛方尺緣飾金文繡以五采者也

盧渾治曰漢三幣其一幣圓而龍其文也其二幣方而馬其文也其三幣橢而龜其文也後世交鈔之源始于此

云鉛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鉛音浴瓚說是也

錢益輕薄而物賤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

皮方尺緣以繒為皮幣師古曰繒繡也繪五絲而為之直四十萬王

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

錫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

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園之其文

龍名曰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

百晉灼曰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橢之其

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橢園而長也音佗果反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

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

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乃反

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賢幸咸

陽齊之大驚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

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師古曰不用籌計

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

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復音方目反及

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千

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為吏者令之出馬也

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謫謫責罰也以其久

為姦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

利其

隆按此敘行鹽鐵與利

隆按此段應官職耗廢

隆按此敘兩將軍大出擊胡耗

財
又按是時財匱
二句應前經賦
既竭二句
又按此敘鑄五
銖錢與利

隆按此敘給官
蘇禁私鑄與利

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

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

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

銖。孟康曰周匝為郭。文漫皆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師古曰秦

上其言也。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

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

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盆鬻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鬻古煮字。

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

管同。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

鹽者。鈇左趾。師古曰鈇足鉗也。音徒計反。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

隆按此段又應
選舉陵夷

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

行天下鹽鐵。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作官府。師古曰主鬻鑄

及出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

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

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

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師古曰言農人尚少。不皆務耕

也。種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輶車

賈人之緡錢。皆有差。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輶小車也。緡謂錢貫也。輶音弋。昭反。緡

音武。請筭如故。諸賈人末作賈貸。賣買居邑。貯積諸

物。師古曰賈賒也。貸假與也。賈式制反。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

隆按此敘筭輶
車緡錢與利

其物自占。

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少率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

緡錢二千而筭一

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筭諸作有租及鑄

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

率緡錢四千筭一非吏比者三老北

邊騎士輜車一筭

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輜車

皆令出一筭比音必寐反

商賈人輜車二筭

如淳曰商賈人有輜車又使多出一筭重

賦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

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

皆無得名田以便農

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敢犯

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

以助縣官天子廼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

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官上強拜之稍

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

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

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

郎至六百石

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

自造白金五

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

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

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師古曰氏讀曰

抵大氏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

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

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

隆按此敘以興利之故而嚴刑

隆按直指夏蘭
二句收上起下
是綱初異以下
是目

為利者。師古曰守郡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賢用事。減

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急刻為九

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蘇林曰夏蘭人姓名

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

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壁直數千。而

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湯又與異

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

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異不應。微

反脣。師古曰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

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以師古曰比則例也讀

隆按天子既下
緡錢令三句亦
收上起下

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

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師古曰

放令相郡國鑄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巧錢多輕而

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如

錢郭見有赤者不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師

知作法云何也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

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

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

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

隆按此敘今上
林三官鑄錢與
利

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

其

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唯真工言無利

大姦迺盜為之師古曰其術楊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

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中家以上大

曰反音幡師古曰緡謂從輕而出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服虔曰分

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曹輩也分輩而出為使也

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師古曰就其所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

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

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師古曰媮苟且也而

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

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

告緡上林財物眾迺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

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戰相逐也迺大修昆明

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織加其上甚壯師古

於是天子感之迺作柏梁臺高數十丈

宮室之修繇此日麗迺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

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以没入田田之師古曰即

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

諸官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

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謂雜置官員分掌眾事耳非農官也

隆按此敘縣官以興利之故用少饒矣而時則又盛宮室以耗財

曰織讀曰熾音昌志反

於是天子感之迺作柏梁臺高數十丈

師古曰即

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

謂雜置官員分掌眾事耳非農官也

隆按此又應選
舉陵夷是與利
事

隆按此教天子
出巡郡國耗財

及官自糴廼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

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貧賤謂之齊民

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

致也如淳曰株蒞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

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為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引

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充徒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

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千里天子憐之令飢民得

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

留而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明

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

自殺行西踰隴卒孟康曰踰度也卒倉卒也從官不得食隴西守

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

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臣

不徼循無禦邊之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

畜邊縣孟康曰令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

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

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

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

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

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其具

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為山東不澹赦

隆按此敘擊羌越耗財

隆按此敘戍田耗財

隆按此敘課馬息與利

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卻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以開田之官廣塞之卒戍而也。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廼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羌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

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李奇曰。少府視也。至嘗酎。飲宗廟

時少府視其金多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廼拜卜式

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

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

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賈賢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

者少。物賤。廼因孔僅言。船筭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

歲。誅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晉灼

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雋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捷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

隆按此敘以食幣給所置初郡

又時發兵誅小反者耗財

物傳車馬被具

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比音頻寐反。傳音張戀反。被音皮。

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

間歲萬餘人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

故能澹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為訾給母之而已不敢

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為太子太傅

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

師古曰代孔僅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

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師古曰儻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儻

音子就反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

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

隆按此敘置均輸鹽鐵官興利

隆按此敘置平準興利
又按此敘封禪耗財

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

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

之貨物賤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之所牟

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

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

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

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

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

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

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

隆安以上歷敘武帝耗財興利之事而以烹弘羊天乃雨結之所以誅信利之臣也

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師古曰市列謂列肆弘羊夫乃雨。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

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上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銖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

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契刀身形圓。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扎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竝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與五銖錢。凡四品竝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

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師古曰。幺小也。音一堯反。

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

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

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

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朱音殊。提音

上支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距冉長尺

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臣瓚曰。元大也。直二千一百

六十。為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

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

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

隆按凡寄貨一
段總結上文

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

皆用銅。殺以連錫。

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鈴錫璞名曰連。應劭曰連似銅。師古

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鍊銅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為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益知連非錫矣。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其金銀也。音甫往反。

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

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耳。有者入大卜。受直。

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以御魘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

隆按自平帝元
始中至此極言
財貨之盛莽患
之以下又敘財
貨所由廢云

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廼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師古曰讎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日義言則貨辭訟正乃得。人不為非合事宜。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以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錢者。一朞之月。出息五百。樂語

有五均。

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疆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傳記各有

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眾庶抑并

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

令及洛陽邯鄲臨甯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

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

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

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如淳曰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皆自占司

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師古曰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

之漸。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

隆接曰易曰周禮曰樂記曰傳記曰周官皆根依古得經文一向來

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冗散也音人。勇反食讀曰飲。

諸取眾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

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如淳曰居處所在為區謁舍今之客舍也。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

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

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為物上中下之賈。各

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繅

之物。周於民用而不離者。師古曰離讀曰售。均官有以考檢

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印賢。過平一錢

則以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印物價起音五剛反亦讀曰仰。其賈氏賤減

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賢庾者。師古曰庾積也。以防民積物待賢也。

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

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賒與之不取息利也。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

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

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

用者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

也。幹在縣官。師古曰幹謂主領也。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

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

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

厚要在燕飲無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

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

師古曰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御進也

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

亾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今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

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

劉奉世曰名賣酒為盧者直此物自有此名耳何必取鍛家盧為義乎

瓮也言開一瓮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鍛家盧故取名耳非即謂火盧及酒瓮也此言讎五十釀為準豈一瓮乎廣漢所破盧及罌盧亦謂所居

罌瓮之處耳 讎五十釀為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

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

而參分之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

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醴師古曰醴酢漿

也音才給工器薪樵之費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

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

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如淳曰姓姓名偉也因與郡縣通姦多

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府臧不實百姓俞病莽知民

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師古曰將大也一酒說為食肴之將帥

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

許應亨曰六幹者鹽鐵錢布帛與酒也

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印於市雖賢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臯至死姦吏猾民竝侵衆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謂有餘也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

一與貨布二品竝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廼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竝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廼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以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以非音頻寐反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俞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師古曰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師古

揚慎曰柳文轉
喉觸諱本搖手
觸禁之語

曰東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豨豨也音許豨豨反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

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不

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

劇。師古曰繇讀曰徭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

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貨賂上流。獄

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師古曰旁依也

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

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於

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緣邊四夷所

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

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

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贊曰。易稱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辭哀取也言取於多者以

益少者故萬物皆稱而書云。楙遷有無。應劭曰楙勉也遷徙也師

古曰虞書益稷之辭言勸勉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

天下遷徙有無使相通也而孟子亦非狗彘

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歛市貨之。不

離貨之滯於人用者。以其價買之。

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堯氏之輕

重。服虔曰作輕重貨在管子書李悝之平糶。弘羊均輸。壽昌常平。

亦有從徠。師古曰言所從來久矣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

漢書卷之二十四
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
竭。亾次矣。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四下

